



## 圣美大江

——感恩母亲河汉江和南水北调

库区70余万移民

(节选)

□ 柳忠秧

### 一滴水的悲壮穿越

嵯冢山<sup>①</sup>的清泉啊,汇聚了三千里的柔情汉江!  
我的故国梦园,我的汉水如此亲切、善良!  
您百劫不染,您是中华大地仅有的大河新娘!  
纤夫们拉展着您的船歌,映照您的蔚蓝臂膀;  
少女们淘洗着您的清白和纯洁梦想;  
诗人们咏叹着您的田园、您的夕阳;  
英雄们纵横驰骋,分享着您的荣光;  
花鸟虫鱼抒写着您的惬意、您的七彩诗章;  
哲人们穿越时空,沉思在您的身旁;  
九界的生灵啊,吮吸着您的气息和芳香!  
我的悠远汉水啊,我的圣美汉江!  
您流过了巴山秦岭,您流淌着一湾芬芳!  
我迷恋着您溪边的艾草,沉醉于您山酒的雄黄;  
我读懂了您灵魂中的哀怨与忧乐、孤独和向往。  
我歌哭着您的山苍苍、您的水茫茫!  
您的一滴清泉足以穿越巍峨的重山!  
您的一滴恩水足以放射出万丈光芒!  
您的一滴神圣蜿蜒北上,百折不挠!  
您抚慰了皴裂的大地,抚平了焦渴的万孔千疮,  
您灌溉了嗷嗷待哺的山川河谷,润泽了渴盼生机的莽原高岗。  
那一滴水的穿越啊,是亿万年的沧桑;  
那一滴水的闪烁啊,是千万钧的重量。  
您向长江的温柔一撇,撇出了三千里雄壮!  
您向北方的深情一捺,捺出了三千里琼浆!  
您写下了人类版图上最伟大的“人”字,  
您撑起中华民族最无私壮美的脊梁!  
您沉重的背负,动人的吟唱,  
感动了神灵,传遍了旷野和洪荒。  
我深爱着您的圣美、您的浩荡,我怀抱了您的柔情和阳刚,  
您的一滴滴恩情哪,流进了亿万儿女的心房!

### 一江水的史诗篇章

亿万年的大河,孕育了母亲慈悲胸怀的宽广!  
三千里的汉江,鸣奏着您大爱无边的史诗吟唱!  
南水北调,引江济黄,长风万里送琼浆,  
您日夜输送着清甜的情意和甘美的华芳!  
饮水思源,感恩库区儿女,感谢建设者的辛劳和开创;  
滴水有恩,百万人民涓流汇聚的功德永远屹立世界东方!  
把酒醉滔滔,江山北望哟,天河无疆!  
心潮逐浪高,江山如画哟,大水汤汤!  
一库清水,泛涌着无私奉献的层层波浪,  
几代人数十年的巨大牺牲,写下人类壮美的史诗篇章!  
遥看巍巍山水里,丹江口一库清波赳赳北上;  
聆听中原大地间,陶窑渠昂首昂起身姿引吭;  
抚摩渡槽飞架,托水腾空,仿佛巨流生出隐形的翅膀;  
纵览双龙探渊,击流入地,母亲河的裙带名叫“穿黄”;  
一马平川的冀北平原,明渠如带,粼粼波光;  
京津双城那栉比高楼间,也听得见汉江的交响;  
指点江山的手笔,如今化作千里水廊;  
昔日南方的清水,如今引发北国欢唱;  
打开龙头,让那南北连心的祝福酣畅流淌;  
让碧水滋养的新生活,在每个人脸上荡漾!  
端起一杯汉江水,便映出那依依不舍的目光;  
那一声车笛带走的,是故国情深,是故土苍茫。  
有一种眷恋叫背井离乡,有一种情怀叫大爱无疆!  
还有一种记忆,是那滔滔碧波淹没的百年老房!  
绵绵厚土,漫漫原乡,  
长眠于那片热土的祖先哟,我们已经远走他方——

为了那亿万双眼的渴望,为了甘泉能有更多的人分享,  
我们在新天地再创业业兴旺,在新旷野再建梦乡故乡!  
在泪水中壮别,在热烈拥抱中感受无穷的力量,  
因水而迁的梦想,又在欣欣向荣中绽放!

<sup>①</sup>嵯冢山:在陕西省沔县西南,接宁羌县界,是汉江源头。嵯,音bō

## 印象草原

在新一年的开端,“印象草原——内

蒙古油画作品展”跑马北京,带来一股草

原的清风。



▲ 祥云下的草原 张可杨 (2013)



▲ 牵马 易晶 (2013)



▲ 祝福 蔡树本 (1977)

## 不识字的父亲

□ 袁学骏

赵老师说这样的孩子不用打,你少让他干活就行了。父亲说肯定少让他割草、干活。那一年我还真的考上了。父亲觉得很光彩,为我买了个绿军挎包当书包,到我高小六年级毕业时,父亲又来问代课老师同样的问题,得到了肯定的答复。考后的一个月光之夜,父亲坐在床边,乐滋滋地对我说,上了中学可不是高小,那书要深得多了。

忘不了的一件事是,上四年级时,有一回没有考好。我拿着卷子回到家,父亲问我这回考得怎么样,我不会说假话,又不想说实话,就难为情地哭起来。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说,你要被别人欺负了我替你讲理去。我摇摇头,抽抽噎噎地说,人家都买了钢笔,又好使又快当,我用蘸水笔写得慢,也丢人……父亲便马上对母亲说,从柜里拿钱,让他买个钢笔去。我破涕为笑,一阵风地跑出去,到十字街的代销点上买了一支黑钢笔。这回是鸟枪换炮了,马上做起作业来。父亲转到我身边看了看,说以后要嘛就说话。我感谢那支笔,感谢不识字又喜欢儿女读书的父亲。

更让我忘不掉的是父亲为我买了一本书。那时,父亲听大伯说现在孩子们念的书太浅,还得念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,那才是真正的书。有一次队长派当饲养员的父亲赶车进城。他装好车往回返时,一看街北有人从门里拿着书出来,一问这是书店,就停下车进去问,有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吗?后来总算找到一本《<诗经>选译》,父亲便花了两毛钱买了它。那时队上一天给差旅费三毛,父亲没吃中午饭,就饿着肚子赶车回来。到家一见我

就把书递过来说,你看看,这才是经书,是《诗经》。

我那时刚上初中,连《诗经》的名字也没听说过。一看里面许多字不认识,就说,爹,你还得给我买个字典,要不我不会念。爹听了一皱眉头,我知道他心疼了,家里钱少,一个钱要掰八瓣,又不到分红的时候。可是父亲还是对正在做饭的母亲说,那么再给他买了吧。母亲当然同意,晚饭后给我准备第二天上学的干粮时,她就问我一个字典几毛钱。我说不知道,肯定很贵的,别买了。父亲这时正在桌上吃饭,一听我的话就说买吧,要不这本《诗经》就瞎了。我心里很感激,但那时的我也不会说一声谢谢。

第二天中午在学校吃完饭,我就到供销社,真买了一本《新华字典》,厚厚的,心想这回能念《诗经》了。可这本字典上字不全,一问别的同学,都说那得买大字典。大字典?那得多贵呀?我就再也不敢跟父母说买了。看《诗经》,还真像蚂蚁啃骨头,一个字一个字地在字典里找,缺的字就去问老师,曾经把老师问住了。参加工作后才渐渐认全了,也背过了。可是今天记忆力在减退,只记住了“关关雎鸠,君子好逑”几句,便能重温父亲那片望子成龙的心。

但我初中毕业前,父亲在一次晚饭后缓慢地说,你快毕业了,咱南头快数你和顺顺文化高了,准备回来挣分吧。我一听感到意外,父亲对我供劲不大了?他又说,你二姐娶走了,你兄弟做活只算半劳力,几个妹子都得上学……他没有再说下去,我也没说怎么着。他便站起

来,心情沉重地回了队上。这一夜,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觉得到了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。第二天,班主任赵子勤老师统计毕业班参加高中考试的名单。我说不复习了,给毕业证就行。赵老师一听问怎么了,我便说了家里的困难。他也没有再说什么。

当时是在学校住宿,等星期六回家取干粮的时候,母亲说,你们赵老师昨天来了,把你考成了一朵花,还要让你考考,说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,又说我替你爹答应了,复习吧。我听了心里便翻腾起来。但我还是在母亲的督促下找赵老师报了名。赵老师说,你别考高中,上师范吧,有生活补助,家里负担不重。再回家时也特意告诉父母,我考师范,吃住都不用花钱。父亲一听先笑了,说你小子要有志气,一考就考上!我说,爹,就等着看吧。弟弟妹妹们便都说,二哥肯定是好样的。父亲又笑了,母亲也笑了。

后来,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北正定师范,那是1963年。父亲觉得很体面,逢人便说,俺二小子要到正定府念书了,有时错说到保定府念书了。全村都轰动了。我见这时父亲,走路都昂首挺胸了。

这就是只识十来个字的父亲,喜欢琅琅书声的父亲,用他的双肩挺起我来的父亲。

流年